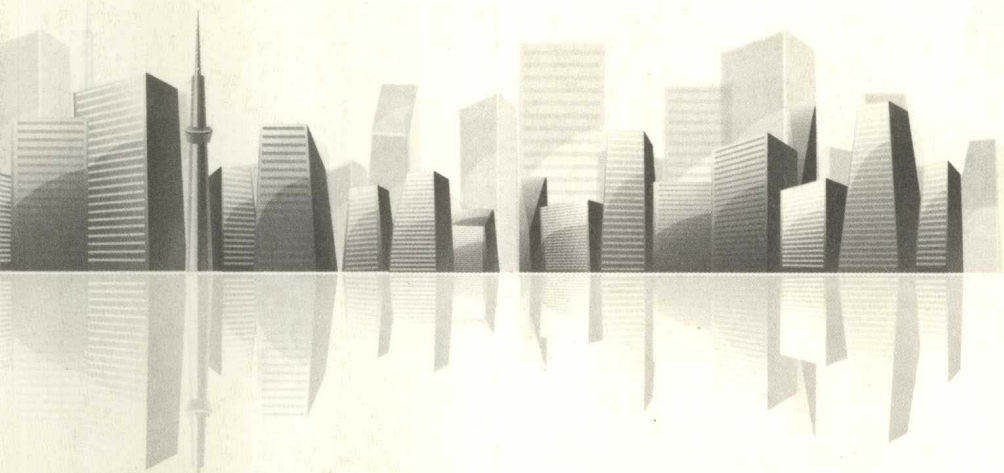


中国第一部专业创作的注册会计师长篇小说



我是CPA

沈红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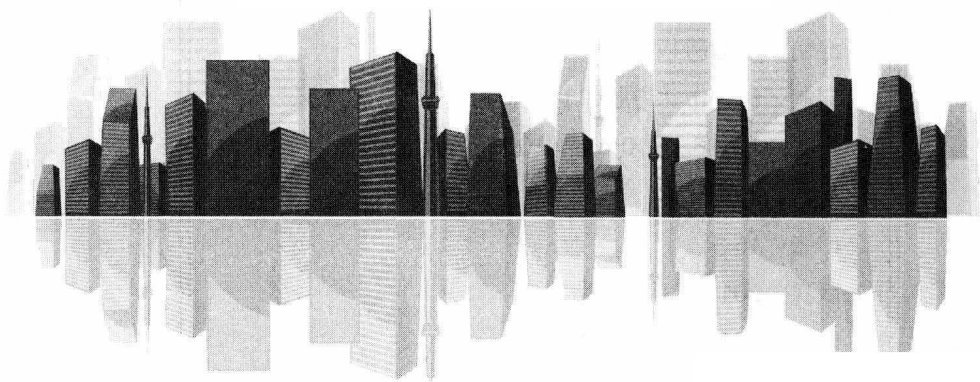
对于那个庞大的表面看起来金碧辉煌的泰宇集团，李剑芦几次抬眼眺望它那门庭前高高耸立的大理石圆柱，其威严与厚重确实给他一种压迫感，碾轧着他的自信。担雪塞井，我能赢吗？他在心里问自己。

河北大学出版社



我是CPA

沈红 /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我是CPA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是CPA/沆红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666-0193-3

I. ①我… II. ①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8986号

WOSHI CPA

责任编辑: 胡素杰

王殊宁

装帧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1000mm)

字数: 230千字

印张: 16.5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0193-3

定价: 29.80元

目 录

第一部 2007 年夏秋,从深圳内蒙回来 / 1

她其实很喜欢这个不理睬世情道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因为眼下的所谓"世情道理"多半跟龌龊跟无耻联姻,孕育数不胜数的畸形儿,说多丑有多丑。然而,李剑芦却好像是一块天然的未加雕琢的美玉,虽然其做派、言谈,以及跟女孩子们毫无大防观念的嬉闹,让她看不顺眼。但是,这些的确摧毁不了他瑕不掩瑜的纯洁美好。可是,他李剑芦又的确影响着这个审计组顺利展开工作。他似乎是多余的,没有他,审计工作照样有条不紊地往前推进,而且很可能还显得更加四平八稳。

第二部 2007 年春,从白洋淀到叶河 / 65

李剑芦仰面躺在有点阴潮的床上,莫名其妙地感到百无聊赖。自己究竟是干什么来了?难道国家的有关执法部门没有挥起打击假冒伪劣的铁拳正在查处吗?自己是越俎代庖,还是

在自私自利的怂恿下企图把自家门前的“雪”扫干净，就万事大吉了？不，他在想，自己一旦完成此趟长途奔波的使命，不但自己家的冤枉，可以洗刷得干干净净，就是整个白洋淀的被无理毁誉的名声也可以从此重新鹊起。他，一个大学没毕业的学生，能够为家乡那些家家户户正承受社会谴责和生意惨淡煎熬中的乡亲砸开那副镣铐心灵的沉重枷锁，他，李剑芦不就是在做一桩多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吗！想着，李剑芦心里的热血又一次沸腾，蓦地从床上蹦了起来，两步迈到窗前，一下子推开窗户，一阵清新的夜风扑面而来。他大口地呼吸着，眼光穿越夜幕，到达遥远的地方。

第三部 2007 年秋冬，到贵州再到新疆 / 113

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专业 CPA 出身，他在经过短时间的恍惚之后，举起弯成耙篱形状的右手，从前额开始往脑后用力梳过去，来回几次，他感到脑子活泛灵动起来，立刻开始运筹具体审计方案。首先，他得调兵遣将，这么要紧而且又是如此急迫的专项审计，得派精兵强将，还得是个“大团队”才能应付得了啊。从哪几个审计组抽调呢？他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无论人多人少，哪个审计团队都在为年度会计报表的预审争分夺秒。

第四部 2008 年夏，北京奥运会前夕 / 187

即使在中国的东海沿岸，现在，太阳的光芒，也收进了南方梅雨包裹的油纸伞里。这座庞大都市的拥挤的天空，已经被五光十色的灯盏点燃。他孑然一身，久久不愿离开；看到许多甜蜜的情侣依偎着来来往往，他也毫不羡慕，心里总有一种感觉，杨君励会突然之间，大喊一声，蹦到自己的跟前来。

第一部 2007年夏秋， 从深圳内蒙回来

“我是——CPA^①啊！”

李剑芦的脑瓜顶就要窜出火苗了。他强压着火气，压低嗓音没吼，眼睛瞄一瞄走廊里来来往往的服务员，没让口头禅“他妈的”脱口而出。可是，话筒那边的千金小姐扯着尖嗓子叫着。

“你、李剑芦，你是CPA，天底下就你这么个宝贝，是吧？——狗屁，简直就是WC！一块又臭又硬的顽石！”

“啪”，李剑芦关上了手机。他不能跟同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员的杨君励小姐再争吵下去。这位相恋两年多的女朋友哪儿都好，就是这种飞扬跋扈的泼劲儿令他又怕又恨。这份差事是她爸帮着安排的，作为一个

^① CPA，注册会计师简称（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注册会计师是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接受委托从事审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的执业人员；其法定承办审计业务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具有证明效力。此外，注册会计师可以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

农民的儿子，他感恩；更主要的，他心里最清楚，自己爱她有多么深，所以他怕伤害她怕惹她生气。而此时酒精在他的大脑细胞里膨胀，削弱着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他唯恐拦不住自己有点僵硬的舌头。

上星期，为执行国家审计署有关国家电力系统非主业投资状况的审计部署，作为中标参审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北京瑞信明会计师事务所派出以项目经理曾慧明为负责人的审计团队，进驻保定热电厂，对这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华北地区第一座高温高压热电联产的大型国有企业实施专项审计。因为后面还有其他审计项目等着进现场，他们得赶紧，所以来保后连着两个星期没歇口气儿。今天又是一个星期日，曾慧明心想：“得劳逸结合。不然没效率，也影响工作质量。”于是，给大伙一天自由时间，在这座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转转吧，什么大慈阁、直隶总督府、莲花池，许多著名的景点，让他们去看看。他还打电话硬是把回家乡白洋淀休假的老搭档李剑芦也拽过来，晚上审计团队成员热热闹闹聚一聚，轻松轻松。

回到雅间，他瞥眼看见曾慧明惊讶地望着自己，很不自然地笑一笑，端起玻璃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蓝星啤酒，晃着脑袋大声说：“嗨，那个姑奶奶！——哎，明哥，你刚才讲靳爽怎么、怎么就从楼上摔下去了！”

“是啊！怎么就自己摔下去呢？”曾慧明一脸的不解，瞪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学校时，别看他火暴脾气，是个张飞的主儿，心可细呢——”

“就是啊，怎么会自己跌下去——刚才听你说，还是从酒店的窗户掉下去的……”

“幸亏离开咱们所了，不然的话，苑主任他们还不都成霜打的茄子蔫儿啦！”那个长得像一棵细杨柳的刘轩辕嘴里嚼着驴肉火烧，吭吭哧哧地说。他来这家事务所快两年了，一直揽着曾慧明做审计业务，是曾经理的左膀右臂。

“也未必。深圳那家被审计单位得承担责任呢！”曾慧明夹一筷子高碑店豆腐丝搁嘴里，慢慢嚼着，淡淡的豆香味疏通着被酒精堵塞的脑桥。他若有所思地说：“除非，他另有隐情……”

“他们在做什么项目？”

“不太清楚，好像是一家私企的IPO^①。”

“得了，得了，老扯靳爽那雷子干吗？”芬芳醉眼朦胧地盯着李剑芦，大大咧咧地朝其他人摆摆手，尖着嗓子喊：“剑芦，芦哥，快说说你跟那位姑奶奶怎么啦——又怄气了吧？看你气得脸色都变了呀！”

“她呀，”李剑芦瞟一眼芬芳，她那白皙的皮肤被酒精催得宛如一朵盛开的桃花。他心想，这个跟自己一起做过几个审计项目的小丫头视杨君励为情敌，机灵鬼似的，说话得小心。“她呀，又劝我交出那些复印件，还软硬兼施叫我去澳大利亚留学！”李剑芦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住地摇晃着脑袋，让人看着都感觉晕眩。

“哦，多好！”芬芳羡慕地咂着嘴，眼珠子朝上翻着，手里拿着玻璃杯狠狠朝桌面上磕一下，一仰脖子，把半杯蓝星啤酒灌下去。

一听有人赞同杨君励让他交出泰宇集团的复印件，李剑芦一巴掌拍得桌子猛地颤悠了一下，冲着芬芳大吼一声：“好个屁啊！”吐沫星子喷出来，几个人躲闪不及，皱起眉头。

芬芳愣痴痴地看着他，脸色渐渐煞白，泪珠从眼角滚出来，她蓦地站起来转身冲出去。

“你小子，看你！”曾慧明瞪了李剑芦一眼，扭脸示意有人去盯着芬芳，别出什么意外；然后转脸瞧着李剑芦红得发紫的面孔，轻声道：“剑芦，别怪大哥说你，榆木脑瓜顶在脖腔子上舒坦吗？”

“明哥——”李剑芦有些哽咽，努了一下嘴，耷拉下脑袋，再蓦地抬头，有点羞怯也有点张狂，叫着：“我、我、我他妈的是CPA啊！”

曾慧明缓缓站起来，走到李剑芦跟前，抱住他的头，缓缓地说：“我们，我们都是CPA！”

李剑芦挣脱曾慧明的胳膊，仰起头，将眼光盯在曾慧明那张宽阔刚毅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以往，多少次，就那么一个微笑，匆匆的一瞥，给

^① IPO，首次公开募股简称(Initial Public Offerings)，是指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向投资者发行股票，以期募集用于企业发展资金的过程。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2号)，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了自己多少克服专业难题的信心和勇气啊！然而，现在，他百思不解：“都是CPA，那，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

“谁，谁说不支持你啦！”曾慧明血液里的酒精碰撞到了颅顶，听李剑芦又这么把自己的好心当做驴肝肺来抱怨，气不打一处来，伸手一把抓住李剑芦的脖领子，发狠地用力一揉，嚷道：“别以为，全中国就你——李剑芦——一个兔崽子是CPA，只有你一个遵守、遵守审计准则！”

“咋的了，这是，咋的了！”刘轩辕甩下咬剩下的半块驴肉火烧，急忙过来劝架。他使劲掰开曾慧明紧紧攥着李剑芦脖领子的手，拽他坐下来，拿着腔调嚷嚷：“说着说着就顶牛，还动手！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难道，你们不是君子吗？难道，CPA不是君子吗？——喝多了，喝多了，这酒啊，不管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多就上头，上头就晕菜，晕菜就没的好了！”

曾慧明瞅一眼强拉回来的芬芳重新坐下了，自己苦笑着，端正一下坐姿，一字一板地讲：“什么事情都不是直来直去的，剑芦，得讲求个方法。说支持，也不是嘴皮一碰的事儿。你说，剑芦，你家白洋淀‘红心鸭蛋’的不白之冤，拖了这么久了，案子都板上钉钉了，都没人搭理你呢——跟泰宇集团较劲，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你懂吗？——何况，咱们所，能抓住泰宇集团这么个大客户，不容易啊！”

芬芳闻声却噱地站立起来，指着曾慧明的鼻子喊：“曾经理，在泰宇集团800万这档子事儿上，我支持芦哥！你，少拿所里的客户关系说事儿！”

曾慧明有点莫名其妙，一股怒火再次直冲脑瓜顶，被他抬手狠狠挠一把头皮给压制住，但也被噎得翻了翻白眼，没吭出气儿来。

“客户客户，杵了咱们CPA阴户，还他妈不能说强暴，美其名曰：两厢情愿，恩恩爱爱——我靠！”刘轩辕忿忿然，嚷道：“干不该万不该，咱们敬爱的朱总理心慈手软，丝毫没有防人之心，让四条狼一下蹿进神州大地！兔子都被他们一扫而空，人家孔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可是咱们CPA有啥‘乐’呢？”

曾慧明被“之乎者也”搞得更觉得发晕，但耳朵里嗡嗡响着那个“肉味”，眼睛突然一亮，就像见着救星似的，感激地瞧一眼刘轩辕，接上话茬说：“是啊，是啊！咱们捞块肉吃不容易嘛！”

喝了一杯菊花茶水，李剑芦酒劲稍微退去些，与芬芳对视着——芬芳水汪汪的眼睛有些红肿，脸颊上泪痕模糊，那圆圆的脸庞，被剪修齐耳的油亮短发衬托着，着实令人怜爱而心动。在李剑芦心里突然有一种冲动，他真想过去抱住芬芳，凑在她耳边说一声“对不起”。他知道，这是芬芳梦寐以求的。然而，他没有，心底深处的那个美丽倩影就岿然立于眼前，控制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感觉到自己的泪水也淌到了嘴角，用舌尖舔一舔，有那么一丝苦涩。此时此刻，他是多么需要有人给予力量，给予他坚定不移的支持啊！

“不就是800万嘛！谁家的？我家的，你家的？NO！国家的！”李剑芦指手画脚，在雅间里来回踱着步子，不无调侃地说：“管它揣进谁的兜里还是裤裆里！可是，我——偏偏是个他妈的CPA——就是不甘心，这么一笔巨款不明不白，不翼而飞！”

“你留着那么几张明细账和凭证复印件，顶屁用啊！”曾慧明追上一句，他真的想让李剑芦回心转意，不希望他这样一条道走到黑，因为这样可能让他刚刚迈入社会就遭遇“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灭顶之灾。

一年以前，李剑芦就来瑞信明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第一次出外勤就是跟着曾慧明去福建审计中国联通CDMA二期基建项目。曾慧明严谨的工作态度，独擅胜场的业务素质，先人后己的团队意识，特别是他那循循善诱、耐心细致的专业指导，令李剑芦心悦诚服，从此俩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刘轩轅也跟着曾慧明异口同声、慢条斯理地劝解：“你没忘吧，当年朱镕基给会计学院的题词——‘不做假账’！堂堂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都这样苦口婆心呢，你呀，剑芦，莫非你本领赛过毛泽东，非得来个翻天覆地？”

“刘哥，你，你拿兄弟开涮是吧！——别怪我揭你老底啊，你成天把子曰子曰挂在口头，可是，你是不是健忘啊，那个万世师表的孔夫子还子曰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说，刘哥，还有你明哥，咱们CPA审计准则，是不是那个‘道’？”

“拉倒吧，你们也别强拉硬拽的，拿人家孔圣人给自己加分——其实呀，剑芦，我们几个，没谁否定你的做法。只是……”曾慧明看刘轩轅被噎

得不吭气，轻裘缓带地帮了一句腔。

不料，李剑芦的脑袋就是块冥顽不化的“石头”，又被酒精浸泡得膨胀着、晕眩着，谁的账都不买；只见他直眉瞪眼狠狠一甩手，打断曾慧明的话，咬牙切齿地咆哮：

“只是什么？——不甘心啊！狼吃人，血淋淋，弱肉强食，自然法则，这账，我认！可是，这种监守自盗的鼠辈伎俩，这账，我，就是不认——我，就是要让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二

揪住泰宇集团的这笔存在安全隐患的 800 万元的账不放手，与他跟刘轩辕此前去深圳做的那两个审计项目有一定关系。其中一个被审计单位就在深圳人民南路的国际贸易大厦。这座曾经豪气冲天的深圳标志性建筑，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繁华，似乎已步入昔日的梦境，现在看起来，显得有几分冷清。

当时，为了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发展大潮推波助澜，在上级三令五申之下，由外贸部门牵头仓促组建的这家对外贸易的国有窗口企业，而今却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即使是一具僵尸，它身上的每一块骨头、每一根毛发、每一克干瘪的肉，也都是国家的，也都是全中国人民的。为此，注册会计师必须遵照审计准则千里迢迢来实施审计程序，确认其资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这一层，还有上面的两层，都是我们的，现在就靠租金维持了。”

公司的寇总给苑主任介绍企业状况。寇总曾被外贸行政机关派到日本做商务代表多年，养成了低头哈腰的习惯；但他脸上对待眼前每一个中国人无法掩饰的睥睨神色，使你对他的谦恭不以为然，而他似乎也因此找到了一种优越于中国人的空洞虚荣。

一个多星期，跟这样一个整天西装革履、虚情假意的家伙打交道，两位年轻人确实是经受了一场煎熬。

好在乌云必在雨霁后消散。昨天傍晚的一场爽雨，迎接来了他们审计

一部主任苑文韬，来跟客户做现场沟通。晚餐是一顿丰盛的海鲜，酒精催促下的张狂，寇总和那位浮肿着的脸就像冷藏过的荔枝一样黑黢黢的财务主管邱经理，硬拽着苑主任往歌舞厅里跑。

刘轩轅喝多了，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李剑芦也有点上头，但清醒，便扶着他回到旁边的华中国际大酒店客房。

李剑芦给刘哥沏上茶，搀他躺在床上，看着他喘着粗气，也觉得难受。

自己也坐下来，泡了杯茶慢慢咂着醒醒酒。哦，跟这些道貌岸然的寄生虫喝酒，真没劲，糟蹋了大鹏湾的海鲜。跟咱靳爽那哥们儿喝酒，才叫那个爽呢！

他们来深圳的第二天，就根据曾慧明给的电话号码，给靳爽打了电话。当时他正在龙岗的一家外资企业做审计项目，傍晚时心急火燎地赶过来。真是够朋友的老兄！

旁边春风路上一家小酒馆很清静，他们就走进去了二楼坐下来。

虽说在广东土生土长，但靳爽的相貌并不像广东人。他那方阔的脸盘，颧骨并不突出，眼窝也不深，高鼻梁，紧抿的嘴唇，嫉恶如仇的狠样儿。

一转眼，哥仨已经干掉了一打金威啤酒，舌头不由自主地抻长起来，眼神也迷乱些，但友情的铁血却在咣当咣当轧制着更硬更韧的钢。

“靳哥，明哥经常念叨你呢！”

“噢，曾慧明——这兔崽子，尽说我什么坏话啦——老实招、招来！哈哈，剑芦老弟，别怕，你、你靳哥爱、爱开玩笑。”

“呵呵，明哥还能说你坏话？别说你没有坏的可说，就是有，也肯定捂得密不透风啊！”

“啊，好，你这兄弟实在！不像我现在的那帮兄弟，都被腐蚀得掉渣了，老子的话不大顶用了……”

“被腐蚀了？”刘轩轅似懂非懂地问一句，眼睛盯着靳爽。

红里透白的脸色，既有几分醉态也有几分雄武，一头乌亮的黑发大背发式，极其潇洒倜傥，此刻的靳爽早把往日里委曲求全的做作抛到了九霄云外，早把那件价值不菲的金利来T恤擦过胸脯，包裹着薄薄脂肪的肌肉依然坚实分明。他挥舞着手臂，咧着大嘴侃侃而谈。

“你呀，刘兄，正在谈恋爱吧——要不这么迟钝呢！”靳爽用力拍一拍刘轩辕的肩膀，“一个金钱，一个女人，谁，哪个爷们能过这两关，谁准成大事！”

“那，那你呢？这两关过得了吗？”刘轩辕脑子也在膨胀，直截了当地问道。

“啊，我嘛？”靳爽眼睛眯缝起来，脑袋耷拉下去，沉吟了片刻，他蓦地抬头，一绷右腿把脚搁在一张椅子上，捋起裤腿，露出一道寸长的刀疤，冷冷笑着，分明是在胸窝里吼出的一声：“浑水就要过膝盖啦！哈哈！”

当他们仨颠三倒四地走出小酒馆，已经是灯火阑珊。

剩下的那些眨着鬼魂般阴森而诱惑的霓虹灯，在夜色中燃烧着销骨烁金的熔炉，引诱着人类的某些成员在动物本能淋漓尽致的发挥中不知不觉朝着类人猿蜕化，于是，在黑夜中，在他们的进化道路上四季沐浴着春天的明媚阳光。

“喂，你们，你们还没付钱呢！”

身后一声严厉的叫喊，惊醒了他们弥漫在周身的沉醉。

“付了啊，他，他给的钱，我们争执了半天呢。”

李剑芦明明记得是靳爽抢着付得钱。当时，他说“我们能报销的”，靳爽嚷着“报、报什么销！你靳哥还请不起一顿小酒耶？！”

从小酒馆里又蹿出来几个人影，撸拳拢袖。有个尖尖的声音，“那两碟小菜，没算账！”

“不是赠送的吗？”刘轩辕虽说是东北人，《论语》背诵得多了点，还没腹有诗书气自华，胆力反而弱了，老好人不惹事。他轻声告诫两位：“‘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算了，给他们得了。”然后他提高嗓门又问：“多少？”

“一碟子二十，四十块，一共，快给。”

“这，敲诈，还‘斯为美’？！”靳爽低头晃了晃，极力想闹明白其中的哲理，但还是力不从心，便向刘轩辕提出质疑。但没等回答，他怒吼一声，“——我禽你姥姥！胆敢敲诈老子！”就飞身冲了过去，也不管是男是女，铁拳挥舞之处，只听到哎哟哎哟的惨叫。

酒壮怂人胆，何况胆气本不虚。李剑芦也奋不顾身，紧跟着奔过去，见

有人操起家伙要砸向靳爽，他飞起一脚，踢在那小子的胯下，只听哇呀一声惨叫，那小子立即滚在地上龟缩一团；他拽过那小子手里的家伙，跟着靳爽，闯进小酒馆，对着吧台噼里啪啦一通猛砸。那七八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有的手里虽然攥着把明晃晃的菜刀，但被这玩命的阵势镇住了，吓得站立在一旁六神无主手足无措。

全副武装的巡警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咔嚓咔嚓，给带上手铐。

等警车的空儿，李剑芦还想给警察解释，可是那鸟语他一句也听不懂。还是靳爽不慌不忙，吼一声，那个端盘子的小妹，乖乖地给他送来一叠餐巾纸，他捏起一张又一张，仔细擦干净手上的血迹；之后，他掏了半天，因为带着手铐不灵便，但还是掏出了手机叽哩哇啦鸟语了一通，然后悠闲地叼起一根香烟，吼过来一个厨子模样的给点上，深吸慢吐起来。

闪烁着警灯、嘶鸣着警笛的警车，呼啸着开过来了，跳下来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如临大敌。

就在他们被警察训斥着推搡钻进警车的时候，又飞驰而来一辆忽闪着警灯的轿车。轿车猛地刹在跟前，钻出来一个油光满面的矮胖警官，那几个刚才还吆三喝五的警察，马上低眉顺眼，立正，朝他挺胸敬礼。那警官紧走几步，伸着脑袋打量一下就要被塞进警车里的仨小子，慈眉善目的，问一句：

“你们，发瘟仔，谁个，给我们政委打电话啦？”

三

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地响起来。李剑芦一个激灵。

“怎么、怎么回事，你们俩，为什么不过来唱歌啊？”苑主任语气虽然柔和，但分明带有一丝不满。

“刘轩轅他醉了，我送他回客房，正要给他喝点茶水醒酒呢。”

“醉了？那、那，你，李剑芦，你呢，没醉吧——快、快过来！”

李剑芦不愿驳了苑主任面子，跟刘哥打了招呼，走出酒店。往右一拐，招商银行前面的小广场上正放映电影，刘德华主演的阳光警匪片，呵，飞

车、枪战、美女、灯火辉煌眼花缭乱的维多利亚港湾，挺有意思吧。他心里想：去你的吧，为什么非得听从你们摆布？现在是自由支配时间，又不是工作时间。况且，歌厅里那些浓妆艳抹狐媚一样的陪侍小姐，淫浪的嗲声和举止，偶尔也会搅得他心旌摇荡，但更多的感觉是厌恶和排斥。

就在这儿看露天电影吧，岂不快哉！可是站在那儿往下看，却越来越觉得没意思，千篇一律的打斗闹剧，英雄美人的陈糠烂谷。他转身想回酒店，发现身边一个纤弱的女孩正瞄着自己，微笑着，那俊俏怜爱的模样，在这嘈杂的街头，依然可以掀动起来他内心深处的那么一股被泯灭人性的虚伪道德压抑着的波澜。

见他瞧着自己，女孩绽开笑靥，甜甜地问：“老板，来享受一下按摩吧！我们的手法技术在深圳首屈一指哟。”

哦，按摩？这个词语，在当今的中国，会衍生出来许多令人想入非非的含义哦。

李剑芦摇了摇头，迈脚朝酒店走。而那女孩却紧紧撵着他，继续兜售她的首屈一指的服务产品，有一种不达目的死不休的坚韧不拔。

“老板，就在这栋楼上，不满意不收任何费用。欢迎您，先生！”

女孩已经大胆地伸开细弱的手臂挡住去路，李剑芦不忍心撞开，夺路而去。心想，靳爽不是说“女人”是人生一大关口嘛？不妨去感受一下，倒要看看自己能不能闯过去，这辈子能不能做成一桩大事。

这幢楼很深，跟在女孩后面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窃贼，鬼鬼祟祟，四面八方仿佛有千万双彪圆的眼睛，他就是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步入那个闪耀着幽灵的大门，然后拐进一间散发着一股香水气和汗渍等等，浑浊污秽气味的房间。

当他遵照女孩的提示，趴在按摩床上，一盏灰黄的灯吊在床前，光线射在女孩开心得意的脸上，他注意到在那种浓艳脂粉缔造的美貌掩盖下，似乎已流露出一丝阴鸷之气。

女孩柔软的手指和肌肤在他身体的各部位按、压、捏、掐……确实舒服啊！怪不得做兴业集团项目时候，带队的俞经理说自己接常不断儿的去做一次按摩呢。原来如此，真的能缓解压力呢。

“老板，咱们‘推油’，还是——”女孩说着，一屁股坐在床上，扭动着腰

肢，那风情万种的诱惑，加上自身酒力的怂恿，让李剑芦禁不住口干舌燥、头晕目眩。

“推油？‘推’什么‘油’？怎么推？”

“哈哈！”女孩放浪地笑起来，刚才还散发着一丝淑静气息的她，刹那间胁肩谄笑，一股淫邪的气息猛然袭击而来；不过，李剑芦分明可以感觉出来在女孩强颜欢笑的震颤中，有那么一种凄然的音符尖锐地刺进他的耳膜。在眼前映现出来的图画，就好像是节日盛典的礼花，“嘭”地在天空炸开的一瞬间，那一环紫色红色绿色或者金黄色的灼热的艳丽缓缓消失，被其裹绕着的那刺眼的晶白透亮的闪烁，倏地冰冷熄灭了。

李剑芦还在他注册会计师的沉思默想中回味无穷呢，却被突如其来的进犯搞得惊慌失措——女孩迅速一伸手，一把抓住了李剑芦下体。而那里，海绵体中青春蓬勃的血正在汹涌，愈来愈加速的膨胀就要到达爆裂的临界。

李剑芦几次鼓足勇气，终于把手放在女孩细嫩的腿上抚摸，慢慢滑动……突然，他仿佛被电击一般，倏地缩回了手，“王八蛋，流氓，你，李剑芦，你他妈的是货真价实的流氓！”他突然在眼前浮现出杨君励的面庞，她正在变幻着表情，时而凶狠，咄咄逼人；时而温柔，回眸百媚……虽然他不再理会女孩的暗示和挑逗，但自己发烫的脸、怦怦急跳的心、麻木瘫软的四肢，甚至他周身206块骨头竟然轻而易举地在这么一种病态的快感当中缴械，他在挣扎，空白的头脑近乎瘫痪。然而，他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大脑瞬间失去的一呼百应的驾驭能力迅速恢复过来，重新立于发号施令的高地，积蓄起力量，击退了欲将人类屠宰成牲畜的本能欲望的攻势，他愤然而起，怒不可遏地阻止了女孩那纤弱手指的肆意……他终于落荒而逃了，当然，他永远不会用自己推崇的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来形容。因为，他再不敢、再不敢回来。

他一口气跑到国贸大厦裙楼下面的石阶下，有气无力地坐下，而后又躺下。

他恨，恨自己的无耻，也恨靳爽说什么“女人”的狗屁关口！想着想着，他越发不能原谅自己，抱着头歇斯底里地用手指胡乱抓挠着头发，然后又摊开那只污秽的手掌，高高抬起，对着天空的一轮明月，仔细查看，似乎要

从上面找到罪恶的痕迹,然后清除,那怕剥掉手指,撕掉一层皮。猛地,他又坐起身子,将那只手掌啪啪地拍打在石阶上,似乎这样就能将渗进手掌的污垢震掉——小时候在家乡,如果腿上蜇了吸血的蚂蝗,就得狠命拍出来。啪啪的声音,在街道与楼宇之间的空旷中回荡,他感到了阴森和恐怖。他停下来,钻心的疼痛,已经渐渐麻木了他的整个手臂。

一丝海边吹来的清爽的风,撩起他蓬乱的发缕。他极力不去想与杨君励相关的事情,但脑子里似乎在一瞬间建筑了一条大道,还有一股爽洁的大风推着他步入大道,身不由己地朝着唯一的方向奔跑。前面不远处,君励,她,就站在那里!月色朦胧里,他就这样扑过去抱住了自己心爱的女孩,然后挽住她的手臂,一起跳进那清澈的白洋淀——还是去年暑假,她第一次来白洋淀,俩人一起游泳、嬉戏、热爱,那是多么快乐,多么美好啊——那才是男男女女之间任由飞翔在云天里的情爱,这种情爱,不会颓唐只会进取,不会懦弱只会坚强,也不会遭受谴责只会赢得赞美……

君励,原谅我好吗!

四

正襟危坐的双方,已经在会议室里沉寂了几分钟了。彼此都很清楚,今天的交换意见,沟通过程中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与辩驳,也许不可避免。

还是寇总轻轻咳了咳嗓子,做了个简短的开场白,陈谈滥调,了无新意。

刘轩辕少不了说几句冠冕堂皇的感谢“配合工作,关心生活”之类,但有点郁郁寡欢,昨晚的酒精似乎还在束缚着他的头脑。

“轩辕,你的具体的审计意见呢?说说看。”

苑主任开始点将了,嗓音是那么柔和而清亮;他今天也是西装革履,一条浅蓝色的领带,格外醒目;一夜的充分睡眠,使几道眼角纹都似乎汲取了海风里的水份,饱满得伸展开来,刮得干净的脸也就愈发光鲜。

“哦,我,”刘轩辕从椅子上站起来,晃了晃身体,然后又默默地坐下来,哗啦哗啦翻了翻手边的工作底稿和手头的账,环视一眼在场的各位,轻声